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courtyard. In the foreground, two children are sitting on the ground; one is lying down and the other is sitting up, leaning against a wall. In the background, several other children are visible, some sitting on a low wall and others standing. A small dog is also present in the middle ground. The scene is set within a courtyard with a low wall and several vertical pillars in the background.

五月之磚

巴黎學派
68思想

路況 作

戰爭機器叢刊⑮

五月之磚

—巴黎學派 68 思想

路況 作

唐山出版社

戰爭機器叢刊 15

五月之磚—巴黎學派68思想

作 者 / 路況

編 輯 / 徐蒼

封 面 / 張悅歆

出 版 / 唐山出版社

106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333巷9號地下樓

電話—(02) 23633072

傳真—(02) 23639735

郵撥帳號—05878385 戶名—唐山出版社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832號

電郵—tonsan@ms37.hinet.net

網址—www.tsbooks.com.tw

印 刷 / 國順印刷公司

出版日期 / 2005 年 1 月

定 價 / 200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五月之磚/路況著. -- 臺北市

: 唐山, 2005[民94]

面: 公分. -- (戰爭機器叢刊: 15)

ISBN 986-7748-72-7 (平裝)

1. 論叢與雜著

078

94001980

代序：「灰燼」的詩學

——悼德希達

要說什麼呢？關於德希達的去世，關於「德希達」這個「名字」，當這個「名字」不再指稱某個個人，而是命名一種泛稱為「解構」的思想事件，如同命名一組微粒子運動效應、一場颱風、一種流行病毒徵候群……。

要說什麼呢？德希達說：「要說的太多，今日我心若失……此一事件之不可想像的意象，再次鑒空另一事件之痛楚的無限性。」這是1995年，德希達哀悼德勒茲跳樓自殺所寫的悼詞。德勒茲，另一個不再指稱個人的名字，另一種命名為「游牧」的思想事件……。

要說什麼呢？我想，德希達會說：沒有別的問題，除了「名字」（*sauf le nom*）。就如卡內提的回憶錄寫1930年代的柏林：「什麼是黃金時代？有許多響亮的名字，互相熟悉……重要的是凸顯那些光采的聯繫與撞擊……這些人彼此摩擦，為的是暗自觀察神秘的滲透現象，在其中尋找一個具有同樣光度的名字，然後火速尋找另外一個，以便重複那個光亮。」

而1960年代的巴黎思想界，也曾迸發出一系列響亮名字相互輝映撞擊的「黃金時代」。那麼，什麼是一個黃金時代的一去不返？當然就是那一系列相互輝映的名字突然一一殞落，黯然熄滅，一個名字追悼重複著另一個名字的光亮，然後這個名字自己很快也成為

被追悼的殞落之星。1995年，德勒茲的跳樓自殺作為德希達所描述的「此一事件之不可想像的意象」，彷彿突然啟動了巴黎黃金時代一去不返的追悼列車，一系列響亮的名字（德勒茲，李維納斯，布迪厄，李歐塔，布郎蕭）在短短幾年間接連殞落，使得他們這一代中最年輕的德希達簡直快成為悼文撰述專家，在不斷的哀悼傷逝中「再次鑿空另一事件之痛楚的無限性」，直到2004年10月8日，德希達自己終也搭上了這巴黎黃金時代一去不返的追悼列車。

我想，當德希達寫下「要說的太多，今日我心若失」的感傷悼詞，不可能不去想有一天別人會說什麼話來追悼他？要說的太多，關於德希達的去世，關於「德希達」這個「名字」的殞落，德希達自己會想說些什麼呢？要說的太多，但我想，德希達會說：「*Il y a l à cendre*。」「哪兒有灰燼。」

「哪兒有灰燼。」這個平平無奇的簡單句子，卻像天外飛來一筆，不知什麼時候悄無聲息地進駐德希達的心頭縈迴不去，成為一則「但為君故，沈吟再三」的詩意公式，迫使德希達寫下了他著作中最絕望虛無的《燼餘錄》（*Feu la cendre*）。

「哪兒有灰燼。」為什麼解構主義曲折隱晦的論述最後可以歸結為這樣一則平平無奇的簡單公式？從「解構」到「灰燼」又有多遠呢？

不，「解構」不是字面所影射上的解體、崩壞、毀滅。「解構」並不指向一個正在崩壞解體的「現場」事件，而是指向崩壞解體之後殘餘贖留的痕跡。「解構」作為一種最激進的批判策略，不是「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的「現場」事件報導，而「總已經是」（*toujour déjà*）一種「人去樓空」後的追思沈吟。它總是

來的太遲，只能在已然崩壞解體的滿目瘡痍中去追想「人去樓空」的餘音繞樑。作為一個最批判性的思想事件，「解構」其實只關乎「事後」（*après coup*）之「痕跡」（*trace*）。

西方哲學史開始於一個最古老終極的形上學本體論問題：「存在（*being*）是什麼？」十七世紀理性主義大師萊布尼茲將之表述為一個日常性的疑問句：「為什麼總是有些什麼而非空無一物？」而德希達答道：「因為總是有些什麼殘餘贖留下來。」為什麼總是有些什麼而非空無一物？因為即使「人去樓空」，總是會殘餘贖留下一些什麼，成為供人憑弔的「痕跡」。一切存在不外是曾經存在過所殘餘贖留的「痕跡」。「殘餘贖留」（*reste*）成為最終的存在形式。但，就如王羲之〈蘭亭集序〉云：「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一切存在在俯仰之間總已經是渺不可考的痕跡，陳跡，遺跡。

為什麼總是有些什麼而非空無一物？因為總是會殘餘贖留下一些「痕跡」，供人憑弔「人去樓空」的空虛惆悵。痕跡是字，符號，書寫，文本，銘記，是偶然留下的「雪泥鴻爪」，書寫著一切存在終要「鴻飛那復計東西」的「消失」與「不在」。痕跡是存在唯一能留下的「名字」，見證著存在的徒然與渺然。

作為當代最激進的批判策略與書寫風格，「解構」其實是一種關於「痕跡」的追思與銘記，一種「痕跡」的現象學，在「俯仰之間，已為陳跡」中穿梭流連，沈吟再三。魯迅詩云：「積毀可銷骨，空留紙上聲。」「解構」的「痕跡」現象學總已經是一種「空留紙上聲」的「書寫學」。所有的痕跡總已經是一種空留虛名遺恨的銘記書寫，一種「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的「原痕跡」與「原書

寫」。而誠如王羲之云：「豈不痛哉？」，在「俯仰之間，已為陳跡」中，德希達的「但為君故，沈吟再三」必然表現為一種「豈不痛哉」的悲慟傷逝。所以，「解構」的「批判」與「書寫」總已經是一種「哀悼」的「工作」與「憑弔」的「儀式」。

在這意義下，德希達的「解構」作為一種「痕跡」現象學，可與班雅明的巴洛克「廢墟」美學相互輝映，異曲同工，皆為衰頹頹廢的末世之音。在班雅明的「廢墟」美學中，歷史世界作為一存在整體已崩塌為縹渺難辨的破碎片斷，如滿目瘡痍的斷垣殘瓦，只能以「寓言體」的斷簡殘編來表徵之，以捕捉吉光片羽，迴光返照的意義啟示。而又是誰在訴說這「寓言」與「廢墟」的一切？是一種哀悼不已，悲不自勝的「憂鬱意識」。廢墟作為一種破敗片斷的存在形式，寓言作為一種斷簡殘編的符號表徵形式，憂鬱意識作為一種悲不自勝的主體形式，最後皆可歸為一種傾斜衰亡的時間形式，如一支不可逆的「能趨疲」的時間之矢貫穿歷史與自然，使一切皆走向崩壞頹敗的廢墟。

一切都將化為廢墟，而廢墟即痕跡，陳跡，遺跡。德希達的「解構」作為一種「痕跡」現象學，當然也蘊含了一套「豈不痛哉」的「廢墟」美學。但德希達走得比班雅明更遠。班雅明在斷垣殘瓦破敗荒涼的遺跡中，仍想一瞥昔日廣廈宮闕的輝煌整體，進而企望彌賽亞乍臨的末世啟示。德希達則看到了灰燼。為什麼總是有些什麼而非空無一物？因為，「哪兒有灰燼」。因為，灰燼是痕跡的最佳典範。從「解構」到「灰燼」有多遠呢？也許像「談笑間，強虜灰飛湮滅」那麼快。一切都是廢墟，一切都是痕跡，一切也都是灰燼。於是，「解構」的「痕跡」現象學指向一種比班雅明的

「廢墟」美學更衰頹頹廢虛無的「灰燼」詩學。

哪兒有灰燼。*Il y a là cendre*. 法文的*il y a*相當於英文的*there is*，「有」或「在」的意思。*cendre*即灰燼。*là*是地方副詞「哪」的意思，與法文中的陰性定冠詞「那」(*la*)同音。德希達在此又玩了一個他最偏愛的「同音異義」(*homophonie*)的文字遊戲。*Il y a là cendre*.（「哪」有灰燼），只憑音辨，極易當成*Il y a la cendre*.（有「那」灰燼）。一切就發生在將地方副詞「哪」聽成陰性定冠詞「那」（中文何妨寫成「娜」）的微差異化的置換間：

在此一灰燼之前消失的冠詞，被這個同音字「哪」勾勒的相似性，使這個字從其深處戰慄著一個女性的幽靈魅影，在煙幕中，使這個共名從其深處戰慄著一個專名。「那」灰燼不在此，但「哪」有灰燼。

誰是灰燼？此刻她在哪裡？假如「同音異義」在共名之中重新持有那個獨一的名字，這正是「哪」，一個人兒消失了，但某一將之保存的物件同時卻失去她的痕跡，那灰燼。這是那灰燼：為了伊人不再而保存者，即使保存，也將其剩餘部分託付於煙消雲散，而這不再是消失的伊人在哪留下灰燼，僅僅是她的名字，卻是不可讀的。

一切都只是「名字」的問題，「灰燼」也只是一個名字。而所有的「名字」都將化為灰燼。所以「灰燼」作為一個「名字」，是見證所有「名字」都將化為灰燼的最後一個「名字」，一個「名字中的名字」。

「哪兒有灰燼。」如果這已成為一則「但為君故，沈吟再三」

的詩意公式，那是因為「君」的名字，「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所輕喚的某個「你」的名字，在「沈吟再三」之間，也終將化為灰燼。「但為君故」，是為了君的「緣故」，抑是為了君的「故去」？德希達寫道：「為此，你必須將之含在你的口中，當噓氣吐射之時，從哪她形成話語，轉瞬消失如一燃燒的種子，如熔於無物的熔岩。灰燼不外是一個字。」

現在流行點歌。也許我們應該為德希達點一曲瓊拜茲的〈鑽石與灰燼〉。但德希達沒有鑽石，只有灰燼。

也許鑽石留給德勒茲，因為德勒茲的時間可以成為一種「結晶影像」。在其中，實際的「現在」與潛存的「過去」進入一個「不可區辨」的界面，成為「現在」與「過去」同時並置，可相互交換溝通，相互攝入鑲嵌的晶體迴路（circuit）。每一個當下的「現在」都是「逝者如斯夫」，在不斷成為「過去」。但有一個潛存的純粹「過去」卻像一面移動的鏡子總是伴隨著「現在」，使每一個「現在」在當下分裂為它自身的鏡像與分身，成為它自己的記憶。透過時間的「結晶影像」，我們看到每一個「現在」在「逝者如斯夫」的同時也通過時間的晶體迴路，遁入純粹「過去」的鏡面，留下永恆潛存的記憶影像，永遠也不會過去。這永恆結晶的時間影像就是德勒茲的鑽石。

而德希達的「逝者如斯夫」只留下灰燼，因為德希達的時間是熱力學的「能趨疲」時間，是能量與熱的不斷耗損，燃燒殆盡。存在即時間，時間卻是無可挽回的燃燒耗散消亡。德希達說：「沒有灰燼是沒有火的。」灰燼預設了火與燃燒。一切存在，一切生命，在不斷燃燒耗散的熱力學時間中，就如元人劉因的散曲〈黃鐘人月

圓〉所描述的：「茫茫大塊洪爐裡，何物不寒灰？」

「然則」，德希達問道：「為什麼你將奉獻於火？為了保存，隱藏，或為了失去，使現出哀悼的灰色，一種『半哀悼』只能自持於灰燼的時間。」

灰燼預設了火，燃燒，焚化。但，為何燃燒，因何焚化？這把火究竟因何而起？「茫茫大塊洪爐裡」的煎熬到底所為何來？指向什麼樣的奉獻與犧牲？

不，德希達說，沒有犧牲！所有的「犧牲」都預設了某個神聖之名，都是為了某個神聖之名而不惜捨身蹈火，化為灰燼。啊，如何想像一種沒有「犧牲」的「灰燼」詩學？那將是最純粹，最現代性的「灰燼」之名。為「灰燼」正名就是將「灰燼」從任何神聖之名解放出來。「灰燼」就是它自己的名字，無須訴諸任何高於「灰燼」的神聖之名。一切的燃燒焚化，除了留下灰燼，沒有別的。不管是古代猶太人焚燬全部祭品的燔祭（Holocaust），納粹集中營大屠殺的瓦斯室焚化爐，乃至任何焚屍爐或垃圾焚化爐，不管是那種焚灰餘燼，都徒留「哪兒有灰燼」的低嘆沈吟。一切都將奉獻給火，化為灰燼，不再以神聖之名，僅僅是以「灰燼」之名。

沒有灰燼是沒有火的！但不再有神聖之火，不再有犧牲，不再有「聖火令」！然則，茫茫大塊到底是為何燃燒，因何焚化？難道一切都起於一把「無名火」？失去神聖之名、神聖之火的純粹「灰燼」不起於「無名火」，又將何所歸呢？這「無名火」就是不斷耗散能量的熱力學時間，指向一切都將燃燒殆盡的終極熱平衡。這純粹「灰燼」之名所指向的「無名火」是一種絕對現代性的「時間」詩學。李長吉詩云：「羲和敲日玻璃聲，劫灰飛盡古今平」，

「現代性」就是「劫灰飛盡古今平」、「何物不寒灰」的終極熱平衡，一切都燃燒殆盡，一切都扯平了。

所以，德希達問，灰燼到底是熱的還是冷的？灰燼是白熱化焰火的燃燒焚化，也是一切光與熱的耗盡消散，是至熱也是極冷。「茫茫大塊洪爐裡，何物不寒灰？」最純粹的灰燼終將是這「何物不寒灰？」的「寒灰」，不再有任何餘溫，是物理學的絕對零度，也是絕對的心灰意冷。

而這「寒灰」的「灰」正是德希達所說的「哀悼的灰色」。聖經云：「生有時，死有時。」但介乎生之時間與死之時間，還有半生半死，非生非死，亦生亦死的灰色時間。這是哀悼與等死的時間。所有的時間都是逼臨死期的「剩下來」（reste）的時間：蘇格拉底飲鴆之後，毒發身亡之間的等死的時間，一個懸置在生與死之間的「空檔」。但蘇格拉底並不是在飲鴆之後才開始等死，蘇格拉底的一生總已經是「剩下來」的等死的時間。所有的存在都是剩餘時間中的苟延倖存（survivre），不管是浩劫餘生還是苟活偷生。活著就是如何打發這「剩下來」的時間。這是等死的時間，哀悼的時間，灰燼的時間，哀悼他人的化為灰燼，同時等待自己的化為灰燼。一個懸置在生與死之間形同活死人的灰色時間，一個無所事事，無可排遣的剩餘空檔，等待一切都化為灰燼。

所有的犧牲都預設了某種黑格爾式的精神辯證法。海德格說，「精神」是燃燒自己的火焰，在白熱焚化的灰燼中揚棄昇華。德希達說，不，沒有犧牲！沒有辯證法的揚棄與昇華！沒有債！沒有贖回！沒有浴火重生的火鳥鳳凰！唯有「茫茫大塊洪爐裡」，「劫灰飛盡古今平」的劫灰與寒灰。這飛不出火鳥鳳凰的劫灰與寒灰到底

有什麼意義呢？

沒有意義！純粹的灰燼超越任何意義的辯證與昇華！德希達寫道：

什麼是灰燼與煙的差別？煙明顯的消失，不留任何可感覺的遺跡，但它上升，變細，昇華。而灰燼——它墜落，疲憊，倦怠，甚且，使它的字化為齏粉。

我理解到灰燼無非是存在於這世界中的「無物」，一種殘留如一存在物的「無物」。

灰燼的「總是留下一些什麼」，是比煙的消失無蹤更虛無的虛無。什麼又是這煙之上昇與灰燼之墜落的典範？是香菸的菸灰。灰燼是痕跡的典範，灰燼的典範則是菸灰。還有什麼比點燃一支菸更能打發這「剩下來」的時間？還有什麼比點燃一支菸更無意義的燃燒焚化，更純粹莫名的浪費消磨？欲問茫茫大塊洪爐裡，萬物為何燃燒？這也許和問「為何抽煙？」是同一個問題。為什麼總是有些什麼而非空無一物？因為總是會留下一些菸灰。最現代的「灰燼」詩學是「菸灰」的詩學。劫灰飛盡古今平。何物不寒灰？「茫茫大塊洪爐裡」不外是一支菸的燃燒。每一支菸的燃燒都是一場哀悼的儀式，一場時間的火葬焚化。每一支菸的時間都是懸置在生與死之間的灰色時間，一段無所事事，無可排遣的等死的時間，除了讓時間燃為輕煙，焚為灰燼。最終極的劫灰與寒灰是莫名彈落的幾點菸灰，見證著這世界曾經無端燃燒過的茫然徒然與空無一物。

劫灰中沒有浴火重生的鳳凰，只有很快就要冷卻散失的菸灰、寒灰、死灰。

真的這麼絕望虛無？「哪兒有灰燼」真的就是最後一句話？灰燼真的就是最後一個名字，最後一個字？當所有的字，所有的名字都要化為灰燼。

如果所有的哀悼都是在哀悼一個名字的化為灰燼，那麼，所有的哀悼也都是一種燒紙錢的儀式，將死者的名字焚為灰燼，也將追悼死者之名的悼詞像燒紙錢般焚為灰燼。為什麼要將悼詞焚為灰燼？為了寄給死者，為了與死者溝通對話。為了召喚死者的幽靈鬼魂。所有的話語都是焚為灰燼的悼詞，都是燒給死者的一封信。所有的溝通都是招魂點鬼的通靈儀式，都是跨越陰陽生死的不可能的對話。

灰燼中飛不出火鳥鳳凰，卻可以在紙灰飛揚中召喚幽靈鬼魂。所有的「精神」都是燃燒自己的火焰，直至白熱焚化的灰燼。但，德希達說，所有的「精神」也總已經是某種幽靈鬼魂，總已經死了，但也永遠不死，永遠死而復返，陰魂不散，與我們長相左右。馬克斯的幽靈，尼采的幽靈，佛洛伊德的幽靈。

李長吉詩云：「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這恨血千年的幽靈鬼魂是「痕跡」現象學的另一個典範。所以在「灰燼」的詩學之後，還有「幽靈」的詩學，這是另一個「名字中的名字」，另一種「時間」與「哀悼」的詩學。

要說什麼呢？還有什麼好說的呢？我想，德希達除了說：哪兒有灰燼。也許還會說：哪兒有幽魂不散。為什麼總是有些什麼而非空無一物？因為總是會有些什麼「東西」停留徘徊不去。某種去而復返，陰魂不散的「東西」。如果所有的「名字」都將焚為灰燼，所有焚為灰燼的「名字」是否也將成為某種陰魂不散的「幽靈」，

有如某種無法「命名」的「東西」？

然則，從「灰燼」到「幽靈」又有多遠呢？紙灰飛揚中必然可以召喚出幽靈鬼魂嗎？還是連幽靈鬼魂也將化為茫然徒然的灰飛煙滅？為什麼總是有些什麼而非空無一物？因為總是會殘餘贖留下一些什麼。「德希達」這個「名字」又將留下什麼痕跡呢？「灰燼」或者「幽靈」？

參考書目

Derrida, Jacques, *Cinders*, trans. by Ned Lukcher,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Lincoln & London, 1991.

目次

代序：「灰燼」的詩學——悼德希達	i
------------------------	---

輯一：差異的差異

差異的差異——論德勒茲與德希達的「友誼」	3
----------------------------	---

附錄：〈我將得獨自漂流〉德希達作 路況譯	15
----------------------------	----

李維史陀的「全方位照像」	21
--------------------	----

形上學與實證論的古老戰爭	25
--------------------	----

解構死刑——德希達的最後一堂課	31
-----------------------	----

輯二：68思想之殿軍

李維史陀的神話學之旅	39
------------------	----

《帝國》：歐洲觀點的「後現代」	43
-----------------------	----

「前衛」老矣，尚能「解構」否？——德希達《書寫與差異》 中譯本問世	51
--	----

68思想之殿軍：阿南·巴迪悟	53
----------------------	----

輯三：「魔鬼」或「分身」

「愛撫」與「淫蕩」——沙特與李維納斯的「性愛現象學」	59
----------------------------------	----

「魔鬼」或「分身」——傅柯的浪漫主義與現代主義	71
-------------------------------	----

牟宗三與德勒茲——當代思潮中兩種後康德的形上學重構	93
---------------------------------	----

輯四：五月之磚

「現代性」作為一個「事件」	123
五月之磚——68學運影想錄	163

輯一

差異的差異